

看东方
日本社会
与文化

丛书主编 张一兵

[日]筑岛谦三 著

汪平 黄博译

『日本人论』中的日本人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日本民族那样留意并搜集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日本人自中世纪以来直至近代的变化过程的长卷

就是日本在走向全球化 国际化之前的

在岛国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文明发展的最后一幅图画

代表了那个相对封闭 相对独立时代文明的最高程度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丛书主编 张一兵

看东方 日本社会与文化

『日本人论』中的日本人

〔日〕筑品谦三 著

汪平 黄博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人论”中的日本人 / (日)筑岛谦三著; 汪平,
黄博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
(看东方. 日本社会与文化 / 张一兵主编)
ISBN 978-7-305-04913-2

I. 日... II. ①筑... ②汪... ③黄... III. 日本人—
民族性—研究 IV. C955.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3462 号

《Nihonjinron no nakano Nihonjin(上または下)》

© TSUKISHIMA Yue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 10-2007-057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看东方: 日本社会与文化
书 名 “日本人论”中的日本人
著 者 [日]筑岛谦三
译 者 汪 平 黄 博
责任编辑 姚 徽 金鑫荣 编辑热线 025-83593947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2.25 字数 331 千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ISBN 978-7-305-04913-2
定 价 44.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
基金項目

看东方 日本社会与文化

- 何谓日本
- 何谓日本人
- 日本人的意识构造——风土 历史 社会
- 身边的日本文化
- 日本的民俗宗教
- “日本人论”中的日本人
- 不平等的日本——告别全民中产社会

总 序

对中国的东方邻国日本,我们往往喜欢用“一衣带水,唇齿相依”来形容,指的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地缘距离和相互之间依存的关系。两国的文化交流则源远流长,秦汉时期就有徐福带五百童男童女海上求仙到日本的传说。隋唐时期,是日本与我国交往的第一个高峰期,日本曾向我国派遣了二十多批遣隋使和遣唐使,我国也曾派遣过大量的迎送使节。两国友人、僧侣、学者之间交往不绝,特别是唐高僧鉴真和尚的东渡,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刻画下了浓墨重彩。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日本的许多典章制度、风物民俗等都有取法华夏文化的痕迹,所谓“和魂汉才”,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全面师法西洋的政治经济制度,在文化取向上则要“脱亚入欧”,一时被称为蕞尔小岛的日本,物阜民丰,国势强盛,在东方国家中第一个完成了近代化的转型而忝为列强。而其时的中国,则是积贫积弱,国势衰微,于是一大批有识之士东渡日本,欲从“同文同种”的邻国汲取强国的良方。但从晚清至近现代,以前的“学生”欺负了“先生”,日本的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八年的全民抗战和艰难困苦之后,中国人对日本的一切自然都是排拒之态。而在“二战”后的废墟上,日本又在经济上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文化上则受欧美文化影响至巨,但值得关注的是,走进全球化的东方日本却没有真正失却自身的民族文化之魂。

要了解一个民族,就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但在中日文化的交流了解上,却呈现出一种非对称性:日本对中西优秀文化采取的是“鲸吞”式文化输入方式,再加以本土的改良、消化,为我所

用。而近现代以来,我国的文化思想界对东西方文化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对西方文化信奉的是“文化仰视”(“全盘西化”论为其代表),而对东洋文化则是另一种“文化俯视”,以为日本的一切皆来自中土,故在知识界残留一种文化自大和自恋的弊病,正如近人戴季陶所言,日本已把中国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千百次,而我们自己对日本文化则不甚了了。这实际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的余韵流响。反映在文化出版界,对西方文化著述的译介可谓叠床架屋,品种众多,而对日本研究著述的引进译介,却是门庭冷落。其实,我们若是真正走近日本,就可知晓日本文化在吸收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具备自身的文化特质。事实上,九世纪末遣唐使终止之后,中日两国之间中断了官方往来,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相应减弱,而独具日本特色的文化即所谓国风文化日渐发展;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更是不遗余力地“向西看”。因此,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虽然在外形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说中日两国的文化形似而神不似也不为过。所以,我们要想深入地认识了解日本文化,就得从认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开始。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文化的输入和了解绝不能再“厚此薄彼”。固然,今天仍然有少数日本右翼试图用卑劣的手段掩盖那段令大和民族蒙耻的血腥史实,但我们还是应该有宏阔的历史气度、开放的文化心态了解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了解日本文化,因为要固守民族的文化之根,我们不能单面守护自己的文化母体,而是要积极了解异域文化,吸收和借鉴异质文化的精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2001年12月7日,南京大学成立了“中日文化研究中心”。“中心”下设的“日本学术译丛编辑部”致力于译介日本代表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专门设置了“广松哲学系列”,所译著作在中国哲学界已经引起了强烈反响。不过这次的译丛“看东方:日本社会与文化”与之有较大的不同。如果说“广松哲学系列”目的在于译介前沿性学术成果的话,那么此译丛在选书时看重的则是知名度、影响力和可读性。也就是说,这是一套针对一般读者而非

专业读者的译丛。所译介的七种图书,都是由日本著名学者撰著的论述日本文化的专业著作。内容涉及日本意识构造、风土人情、国民性格、文化特征等。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一本为大家熟知的分析日本国民性的经典著作,她的异域文化背景和独到的研究视角是对日本国民和文化性格的一次本质探析。而日本本土学者撰写的类似的研究,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域——这种交叉的学术视野可以多棱镜地折射日本社会与文化。当然,其中的褒美和溢恶,则要靠读者的明鉴了。

感谢“中心”同仁和南京大学日语系年轻俊彦们的支持。为了全方位地介绍日本文化,我们后续还会有日本现当代文化译著的出版,敬请读者期待。

张一兵

2007年11月于南京大学

前 言

书店里有一个时期几乎专门开设了有关日本人的书籍专柜区,但这种日本人论繁荣鼎盛的时期,似乎已经过去了。这类书籍就像退潮后的积水一样,被静静地排放在书店角落里的书架上。这就是我常去的书店最近以来发生的变化。

一天,我站在书店角落的书架前,忽然想起了战争开始不久时有关南方的书籍排满店头的情景。这种现象很自然,但日本人论的书籍泛滥,其理由就不是那么清楚了。也许是该出现而出现的。但是,要问为什么,则让人陷入沉思。

如果说这是由于战争失败但经济发展壮大带来的现象,那么,经济繁荣在同样的战败国德国出现过,当然,意大利也有过一个时期的经济繁荣,却没有听说在两国国民间见到过这样的现象。三个国家比较之下,可以说这是日本的特殊现象。要问这是为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序章里进行考察。

凝视地图上日本的位置,思考世界历史潮流中的日本,我觉得日本真的处于很特别的地位。6月7日、8日、9日,伦敦召开了西方首脑会议。大会的第一天,日本NHK的记者说,他感觉到日本好像离其他参加国很远,这并不是地理上的远近,毫无疑问,大家都是同样的成员国,但好像大家都把日本当客人一样对待。这种情况就像皮肤颜色不是白色的事实所象征的那样,也就是说,日本在西方国家中仍处于特殊的地位,而在世界上,日本也仍然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它在远离

西洋的东端繁荣昌盛,它的动向给世界的影响虽然很小,但它却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这就是在这个特别的国家里出现的特别的现象。这种现象兴盛的时期虽然已经过去,但就研究课题的重要性而言,既不存在兴盛也没有退潮之说。只是,我要通过这本书,进入很多人倾注精力不断探求出来的多如牛毛的结果之中,弄清楚日本人以前是怎样的,现在是怎样的。这是对正确把握民族核心的一个尝试。

筑岛谦三

译者前言

对日本人的认识,可以是个人层次上的事,也可以上升到民族、国家的层次上。由于近现代日本对中国长达十五年之久的侵略历史,对日本人的认识和了解往往很容易就提高到民族、国家的层次上。这种现状应该说是日本侵略者的种种行径造成的,形成了中国人对日思维、对日认识的这种习惯。历史的噩梦成了中国人挥之不去的记忆,日军的残暴、掠夺、奸淫、屠杀成了那个时代中国人了解日本人的基本内容。但是,许多接触过日本人的中国学生、教师、商界人士,由于懂得日语,通过语言的交流,他们要比一般的中国人了解日本人。在他们眼里,日本人讲礼貌、守信用、遵守秩序、勤劳、工作认真……这种个人层次上的认识,往往与民族、国家层面的认识恰恰相反。为什么会这样呢?

应该说,造成这种相反认识的原因很简单,是中国学界对日本研究得不足。换句话说,一般国民要想了解日本全貌,仅靠现有的研究与介绍是远远不够的。有学者指出,中国对日本的了解远远不及日本对中国的了解。这说的不是中国大唐盛世时候的事,说的就是现代,就是现在。这种现状反映的可能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现实问题,是中国民众不了解日本的现实;二是心理问题,是中国民众认为没有必要了解日本的心理。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民众对日本的了解已经不同于往日,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日本已经走近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了解日

本。我们只有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确定我们对日本的认识正确与否,才能决定我们是不是应该学习日本,或者说应该学习日本什么,以此加快我们达到目标的进程。

这次南京大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可以说是基于某种基础性加战略性的意图,在中国对日认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同时具有相当的学术高度。以学者的眼光选取的这些书目,大家可以一目了然,没有一本不让我们感到选取者的独具匠心。我们要了解日本人,了解他们的思想以及思想的来源,了解他们的行为以及行为的动因等等,这些书目无疑会让我们得到或多或少的满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族是怎样从昨天走到今天的。我们以往通过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文学作品所了解的日本以及日本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依据。换句话说,我们以前对日本货日本人可能只是知其然,现在,由于这套丛书的出版,我们应该知其所以然了。这套丛书对于弥补个人层面认识与民族、国家层面认识的差异应该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和黄博同志翻译的这本《“日本人论”中的日本人》,主要分析、归纳、总结了旅日外国人眼中的日本人观和一段时期以来日本人眼中的日本人观。本书所选取的人物跨越了从织丰时代到现代长达四五百年的时期,涵盖了学者、商人、政治家等多种人群,具有很大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尽管本书作者在序章中说道:“我的目标不只是回顾‘别人怎样看日本人’。”但即便仅将本书看做描写日本人论历史的书,就已颇具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本书作者对每个人物的日本人观均加入了自身的见解和评价,正确与否姑且不论,其方法论对我们了解、认识日本人应该有所启发。任何人或事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特性都是不一样的。对日本、日本人的认识也是这样。日本在变化着,日本人也在不停地改变着,同样,处在变化中的我们看日本的眼光也在变化。总之,我们不能忽略变化的影响。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

是在动态中把握认识对象的特性。所以,断定一个民族是好或是坏、是善或是恶,这样的认识方法都太过简单而幼稚了。民族的特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是我们在认识过程中的不断发现。

由于出版时间的要求,译者作了分工。汪平同志翻译了上部,黄博同志翻译了下部。由于我们的学力不够,翻译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我们诚心希望得到学者、同仁的指正。在此,作为译者,我们感谢选题小组委以翻译重任的垂青,感谢出版社同仁的鞭策和鼓励,尤其感谢出版社金鑫荣先生不懈的工作和为出版此书付出的心血。

本书译者代表 汪平
2007年6月5日

序 章

——读《日本人论》

战前,表述“(日本)本国国民”这个概念时,一般都说“我们国民”或者“同胞”之类的话,现在,一般都说“日本人”。这与“国语”和“日语”虽然语义有点不同,但现在一般不用“国语”而用“日语”的这种变化是并行的。但是,我觉得从“国民”向“日本人”的转化过程中似乎增加了另外的理由。

我记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有一个人在研究集会上说出了“日本人”如何如何,一个教授当场就表现出了不快。的确有一段时间日本人是适应“日本人怎样怎样”的说法。因为那让人感到自己把自己所属的国民与自己脱离开,用和其他国民同样的立场称呼自己,这不由得让人有点异样的感觉。

即使在战前,在与世界以及与其他国民的关系中,既有过“是日本人”的说法,也有过“这也能是日本人?”的说法,但除了这些场合,作为相当于“我们国民”的语言,几乎不使用“日本人”这个词。战后稍稍过了一段时间,日本人开始心平气和地使用起了“日本人”这种说法。这种情况,我想可能是受了本妮迪克特女士的《菊花与刀》(昭和二十三年^①出版译本)的影响。因为日本的有识之士就这位女士的日本人论进行论述之际,不得不与这位女士站在同样的平台上使用“日本人”这个词语。至少这可能诱导出了把自己国民称做“日本人”的轻

^① 即 1948 年——译者注。

「日本人论」中的日本人

松心情吧。

在战后的漫长时间里,出现过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本书成了使日本人论盛行相当长时期的机缘,而日本经济力量的急剧上升引发了外国人的日本人论,这也对日本人的日本人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妮迪克特的日本研究对“日本人”这个词在日本的普遍使用以及对日本人论的抬头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恐怕是不可否认的。

在这里,我想插一句,日本人在战后开始如此深刻思考自己的更为根本的理由,是因为日本的有识之士对战败结果所表现出来的旧的日本社会之陈旧的深刻认识和反省,与上述那种来自本妮迪克特的影响无关,而且,也与该女士指出的日本人原来就有暴露自己的冲动——即使是有那种冲动——无关。这点是不能忘记的。

作为以一定的学术方法论为基础论述日本人的外国人,虽然有本妮迪克特,但在这之前最早论及日本人并值得提起的外国人,是弗朗西斯科·沙勿略。虽然在沙勿略之前,有马可·波罗写过日本人“色白、殷勤、优雅”的传闻,有把大炮传到种子岛的三个人当中的那个平特说日本人很聪明,但这两人也就仅此而已。因此,本书决定从沙勿略开始。继他之后,当然是弗洛伊斯、罗德里格斯……亚当斯。一进入锁国时代,论述者几乎都是出岛的荷兰商馆馆员。开国以后,出现了各个国家的人写的有关日本的书籍,到了文明开化的明治时期,外国人写的日本人论和日本人写的日本人论顷刻增加,在接下来的大正、昭和时期,展开了日本人撰写的尖锐反省性的日本人论。关于根据怎样的基准选择哪些人,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必须阐述一下我写这本书时的最基本的想法。

我的目标不是写出日本人论的客观历史。阐述谁怎样论述了日本人,他的方法论又是怎样的,可以指出他的哪些缺点等等,这也不是我的直接目标。不是谁这样说了、谁那样说了的语言罗列,我要一面加上历史观点,一面提炼出内容的精

髓。为此,我必须一面从各著作中引用重要的记述,一面采取论述的形式,也随时会表明我自己的意见,记述自己的评价。

总之,我的目标不只是回顾“别人怎样看日本人”,而是通过别人怎样看的过程,真正阐明“日本人是怎么样的”,进而阐明“如此这般的日本人才是日本人”。在过去的四百年间人们认真探寻的日本人,我虽力有不逮,但仍然要认真地尝试在仅有的一卷书中让她浮现出来。

过去,巴吉荷尔·钱伯伦在撰写他的著作《日本事物志》^①中的“日本人的特质”一节时,虽然他说他不阐述自己的意见,只停留于从随意找来的别人的著述中引用,可是,他还是不由自主地以自己的判断进行了选择,而且也不得不夹杂了自己的意见。与此类似的情况无论如何也会在这里出现。无论写什么历史,即使想尽可能客观,但这种情况还是难以避免的。人不可能是一面简单的镜子,更何况面临的是要表现出“如此这般的日本人”、“那些日本人现在是这样的”形象。而且,它的前面还有“这是为什么”的希望。希望就是:一、日本人在今后的世界上会怎样相处下去的自然倾向;二、日本人应该怎样相处下去。我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了解这种希望的材料。

^① 巴吉荷尔·钱伯伦《日本事物志》两卷,高梨健吉译,平凡社,1969年,原著第六版,1939年。

目 录

“日本人论”中的日本人(上)

——从沙勿略到幕府末期——

前言 /

译者前言 /

序章——读《日本人论》 /

锁国之前 / 1

F. 沙勿略 / 3

L. 弗洛伊斯 / 9

J. 罗德里格斯 / 20

A. 希隆 / 28

W. 亚当斯(三浦按针) / 32

F. 卡隆 / 35

锁国期间 / 45

E. 肯普费尔 / 47

C. P. 岑贝尔格 / 53